

曹禺全集 5

作者：曹禺

曹禺全集

曹禺全集（5）

曹 禺 著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00K00.com.cn 和/或 www.B00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00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, Inc. 的商标。

谈自己的创作

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八五年

《争强》序

客冬，导师张仲述先生因事去国，我们相约在张先生走后暂不排剧。恰巧今年南开礼堂预备拆旧重修，约在十月下旬可以完工，大家更安心等候导师归来，准备来年新生命的开始。在这冬蛰期内，我们已着手的几件工作：第一是搜集二十年来话剧运动的史料；其次是筹划下次试验的剧目；末了，印出去年公演《争强》的舞台脚本。前者需要国内剧坛前辈的指点，非一朝一夕能成，所以至今只做出一部分；后者便是现在和读者见面的《争强》。

《争强》(Strife)是晚近社会问题剧的名著。著者高尔斯华绥(John Galsworthy)的性格素来敦厚朴实，写起剧来也严明公正。在这篇剧内他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，不偏袒，不夸张，不染一丝个人的色彩，老老实实把双方争点叙述出来，决没有近世所谓的“宣传剧”的气味。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一点摇旗呐喊，生生地把“剧”卖给“宣传政见”的地方。我们不能拿剧中某人的议论当作著者个人的见解，也不应以全剧收尾的结构——工人复工、劳资妥协——看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因为作者写的是

“戏”，他在剧内尽管对现代社会制度不满，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，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的。

剧内有一对强项的人物——傲悍的董事长和顽抗的技师——全剧兴趣就系在这一双强悍意志的争执上。董事长安敦一是代表厂方的，一位真有骨气的老先生，抱定了见解，一丝一毫也不退让。对方技师罗大为是铁矿罢工的领袖，生来一张锋利的口舌，火一般的性格，也保持不妥协的精神。二人都是理智魄力胜于目前一时的情感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肯抛开一切个人的计算的。安敦一说得好：“让工人一步，工人就会要求十步。”对工人有弱怯的退让，在他看来结果只能“毁坏大家”，并且“毁坏工人们自己”。他一向抱定团体内应当“有主脑，有服从”，现在在他的团体里出了罢工反抗的事情，他当然是不让步。罗大为呢，他自己受过厂方苛刻的待遇，他说他认得资本，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。这东西一日不铲除，一日工人便没有幸福。他对工人们喊着：“为你们子孙计，你们也要奋斗到底！”所以他当然也不让步。

然而结果，二人都过于倔强，他们的意见都没有实现；一个女人白白做牺牲，两个头脑也徒然地被人推倒。大概弱者的悲剧都归过于他太怯弱，受不住环境的折磨或内心的纠纷，强者的悲剧多归咎在过于倔强，不能顺应境遇的变迁。两个都是一场凄惨的结果，却后者更来得庄严，更引起观众崇高的情感。所以在第三幕将终时，安敦一辞去了董事长职。罗大为看罢死妻，由家跑来，恍然明白工

人们已离叛他讲和，这时造化环境的播弄真令他哭不得笑不得。这一对强项的人物对他们所遭环境的宰割也只得俯首。工人们董事们都偷偷地溜了，安老先生更觉出他所不能共存的敌人，才是精神上他所敬服的朋友。他颤颤巍巍地向罗走来，对他说：“我们两个都是受伤的人！”叫着“朋友！”把手伸出。罗“面上颜色由敌忾而变成惊异，二人凝视半天”，终于互相敬服，二人握手。这段描写的确是这篇悲剧最庄严的地方。

总观全剧，章法谨严极了，全篇对话尤写得经济，一句一字不是用来叙述剧情即对性格有所描摹。试想把一件繁复的罢工经过，束在一个下午源源本本地叙出，不散，不乱，让劳资两方都能尽量发挥，同时个人的特点，如施康伯的昏，王克林的阴，安蔼和的热，魏瑞德的自私，尤其是第二幕第二场写群众心理喜怒的难测，和每一个工人的性格，刻画得又清楚，又自然，这种作品是无天才无经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。

最能看出作者的手腕的地方，自然是罗大为在大成铁矿桥前一段长话。彼时工人疯狂似地反对他，他不顾生死，对众宣讲。在他猛火一般的话里含蓄满了勇敢、酸辛和愤慨，说到后来，全场工人的精神完全如醉如痴地听从他的指挥。他转开了工人们目前所受的痛苦，说到那可虑的将来；这时他捉着工人们勇敢的心灵，叫工人为将来的子孙们计要拿出勇气死争，铲除不公平的待遇。此处他的词气动人极深。全剧节奏也达到了顶点，所以易五（他的同党）登

高一呼：“罗大为！”全场群众山一般地响应。恰巧在罗大为“喜极欲泣”的时候，陶美芝跑来报告他女人——罗爱莲的死，罗大为便起始由最高的山巅上坠落，直到他慌忙走后，工人们又恢复了自己的意识，把方才所崇拜的英雄偶像又咒骂得分文不值，当时就找到董事会讲和上工，罗大为便完全由幸福的极顶降在悲惨的下层。作者洞彻全剧节奏，刻准时间转移剧情的本领委实是可惊。

末了，我们应当感谢原作者的，他所创出那两个主要角色，无意中给我们许多灵感。说起来，二人自有二人的短处——譬如见解的偏颇，过分的倔强。然而他们那种刚挠不屈的魄力，肯负责，肯顾大局的骨气，的确是晚近青年们心灵贫弱的补药。在势在位，不为自己打算，抱定专一的见解，拚着位置、财产、性命，“为将来，为大局”争！争！像这种呆子打着灯笼在今日的中国找，真是“凤毛麟角”，实在不多。结果，二人失败。那位老董事长便决不恋栈，立刻辞职，光明磊落，来去昭然，这比那群蝇营狗苟，“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的东西们，那一个值得我们的赞仰是不问可知的。——去年公演《争强》，我们希望我们真能够介绍一位英国的名家，不失原剧的精彩，同时更盼望看戏的同学由这两个人格感出一点“烟士披里纯”来。这次很荣幸，能将剧本付梓，献给国内剧社作为他们排剧时的挑选之一，同时也希望读者读后更切心地体贴出这种人格美，和他们起更深沉的共鸣。

封皮是同学王子建君画的，谢谢！

(原载《争强》剧本，1930年南开新剧团)

www.BOOKOO.com.cn

《雷雨》的写作

××先生

（前略）我写的是一首诗，一首叙事诗，（原谅我，我决不是套易卜生的话，我决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，处处来仿效他。）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，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。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（如罢工……等），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。——因为几时曾有人说“我要写一首问题诗”？因为这是诗，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，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，所以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，（现在的观众是非常聪明的，有多少剧中的巧合……又如希腊剧中的运命，这都是不能使观众接受的。）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溯，推，推到非常辽远时候，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，听故事似的，来看我这个剧，所以我不得已用了《序幕》及《尾声》，而这种方法犹如我们孩子们在落雪的冬日，偎在炉火旁边听着白头发的老祖母讲从前闹长毛的故事，讲所谓“Once upon a time”的故事，在这氛围里是什么神怪离奇的故事都可以发生的。尔难道不喜（恕我夸张一点这是作者的虚荣心，尔且放过了这个。）雷声轰轰过去，一个男子（哥哥）在黑得像漆似的夜里，走到一个少女（妹妹）窗前说着呓语，要推窗进来，那少女明明喜欢他，又不得不拒绝他，死命地抵着窗户，不让他亲近的场面，尔难道不觉得那少女在母亲面前跪誓，一阵一阵的雷声，（至

于雷雨象征什么，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，但是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。) 那种莫名其妙的神秘终于使一个无辜的少女做了牺牲，这种原始的心理有时不也有些激动一个文明人心魂么？使他觉到自然内更深更不可测的神秘么？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，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，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。至于尔说这是宿命论的腐旧思想，这自然是在一个近代人看，是很贴情入理的。但是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，在我们那 *Once upon a time* 的序幕前题下（序幕和第一幕只差十年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，不过这也给了相当辽远的感觉。）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叫观众不那样当真地问个究竟，而直接接受了它，当一个故事看。所以为着太长的缘故，把序幕及尾声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。我看见第三幕月份牌是一九三五年，四月廿七日，我只好是认为无法子的事情。而我为什么要用些三十年前旧事便会有些道理了。再，我的朋友！那序幕中的音乐是 *Bach* 作的 *High Mass in B minor*，那点音乐是有点用意的，请设法借一唱盘（*Columbia* 公司有的），尔便会明白这点音乐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界内，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，更幽静的境界内的。这剧收束应该使观众的感情又恢复到古井似的平静，但这平静是丰富的，如秋日的静野，不吹一丝风的草原，外面虽然寂静，我们知道草的下面，翁翁叫着多少的爬虫，落下多少丰富的谷种呢。（下略）

(原载《质文》月刊 1935年第2号)

www.BOOKOO.com.cn

《雷雨》序

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，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；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；在孤独时，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，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。这些年我不晓得“宁静”是什么，我不明了我自己，我没有古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——“自知”。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，迫切，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。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，我反而是茫然的。

我很钦佩，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，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剧本下注脚。在国内这次公演之后，更时常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，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，是承袭了 Euripides 的 Hippolytus 或 Racine 的 Phedre 的灵感。认真讲，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。我是我自己——一个渺小的自己！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，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。在过去的十几年，固然也读过几本戏，演过几次戏。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，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。也许在所谓“潜意识”的下层，我自己欺骗了自己。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，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，织成了自己丑陋的衣服，而否认这些退了色（因为到了我的手里）的金丝，也还是主人家的。其实用人家一点故事，几段穿插，并不寒伧。同一件传述，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，演为种种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传奇，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。然而如若我能绷起

脸，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（固然作者的偏爱总不容他这样做），我会再说，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，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《雷雨》，虽然明明晓得能描摹出来这几位大师的遒劲和瑰丽，哪怕是一抹，一点或一勾呢，会是我无上的光彩。

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，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。我爱着《雷雨》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，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，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。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，给予我若何兴奋。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，静观小儿的举止，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，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。这些事应该交与批评《雷雨》的人们。他们知道怎样解剖论断。哪样就契合了戏剧的原则，哪样就是背谬的。我对《雷雨》的了解，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，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。我没有批评的冷静头脑，诚实也不容许我使用诡巧的言辞，狡黠地袒护自己的作品。所以在这里，一个天赐的表白的机会，我知道我不会说出什么。这一年来批评《雷雨》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，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，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。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，比我自己要明晰得多。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导出个原由，指出究竟，而我只有普遍地觉得不满、不成熟。每次公演《雷雨》或者提到《雷雨》，我不由自己地感觉到一种局促，一种不自在，仿佛是个拙笨的工徒，只图好歹做成了器皿，躲到壁落里，再也怕

听得雇主们挑剔器皿上面花纹的丑恶。

我说过我不会说出什么来。这样的申述，也许使关心我的友人们读后少一些失望。屡次有人问我《雷雨》是怎样写的，或者《雷雨》是为什么写的，这一类的问题。老实说，关于第一个，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。第二个呢？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。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，——譬如“暴露大家庭的罪恶”。但是很奇怪，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，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。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，讽刺或攻击些什么。也许写到末了，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。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，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。然而在起首，我初次有了《雷雨》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，逗起我的兴趣的，只是一两段情节，几个人物，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。

《雷雨》对我是个诱惑。与《雷雨》俱来的情绪，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。《雷雨》可以说是我的“蛮性的遗留”。我如原始的祖先们，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，睁大了惊奇的眼。我不能断定《雷雨》的推动是由于神鬼，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。情感上，《雷雨》所象征的，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，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。《雷雨》所显示的，并不是因果，并不是报应，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“残忍”。（这种自然的“冷酷”，可以用四凤与周萍的遭遇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，因为他们自己并无过咎。）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，这篇戏虽然有

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，但连绵不断地、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，——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“残忍”和“冷酷”。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。这主宰，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“上帝”，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“命运”，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，直截了当地叫它为“自然的法则”。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，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。因为它太大，太复杂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，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。

写《雷雨》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。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，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，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，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。受着自己——情感的或者理解的——捉弄，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，——机遇的，或者环境的——捉弄。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，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。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，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？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，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。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，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。所以我最推崇我的观众。我视他们，如神仙，如佛，如先知。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。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之前，蠢蠢地动着情感，劳着心，用着手。他们已彻头彻尾地熟悉这一群人的错综关系。我使他们征兆似地觉出来这酝酿中的阴霾，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。我是个贫穷的主人，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，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

生物。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，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，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，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。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，愈挣扎，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。周萍悔改了“以往的罪恶”，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，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。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，这条路引到死亡。繁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。她不悔改，她如一匹执拗的马，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。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，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，救出自己，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。在《雷雨》里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。落在里面，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。自一面看，《雷雨》是一种情感的憧憬，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。这种憧憬的吸引，恰如童稚时谛听脸上划着经历的皱纹的父老们，在森森的夜半，津津地述说坟头鬼火，野庙僵尸的故事。皮肤起了恐惧的寒栗，墙角似乎晃着摇摇的鬼影。然而奇怪，这“怕”本身就是个诱惑。我挪近身躯，咽着兴味的口沫，心惧怕地忐忑着，却一把提着那干枯的手，央求：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所以《雷雨》的降生，是一种心情在作祟，一种情感的发酵，说它为宇宙作一种隐秘的理解，乃是狂妄的夸张。但以它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，对那些“不可理解的”莫名的爱好，在我个人短短的生命中是显明地划成一道阶段。

与这样原始或野蛮的情绪俱来的，还有其他的方面，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。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，苦热会逼走人的理

智。在夏天，炎热高高升起，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，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，更回归原始的野蛮的路，流着血，不是恨便是爱，不是爱便是恨。一切都是走向极端，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，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。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繁漪，是鲁大海，甚至于是周萍，而流于相反的性格，遇事希望着妥协，缓冲，敷衍便是周朴园，以至于鲁贵。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，有了他们，前者才显得明亮。鲁妈，四凤，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，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。所以在《雷雨》的氛围里，周繁漪最显得调和。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，也有它一样的短促。情感，郁热，境遇，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。当着火星也消灭时，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。她是一个最“雷雨的”（这是我杜撰的，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）性格。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，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，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。“极端”和“矛盾”是《雷雨》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，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。

在《雷雨》里的八个人物，我最早想出来的，并且也较觉真切的，是周繁漪，其次是周冲。其他如四凤，如朴园，如鲁贵，都曾在孕育时，给我些苦痛与欣慰。但成了形后，反不给我多少满意。

（我这样说，并不是说前两个性格已经成功。我愿特别提出来，只是因为这两种人抓住我的想象）。我喜欢看周繁漪这样的女人，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。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，做成一种